

生活語絲

吳康民 到尼泊爾旅遊，當然是參加旅行團。但到步後乘上的一部旅遊巴士，都是起碼有四十年的車齡以上的老爺車。這種車在香港肯定通不過交通部的檢查，難逃「拆骨」命運。但在尼泊爾，卻還可以作為乘載外國旅客的旅遊車。難怪在長途旅行中，有兩次拋錨，既漏油又洩氣，就誤了行程的許多時間。好在司機兼會修車，跟車的「蛇仔」又十分合作，終於能渡過難關。

尼泊爾記趣

我們是由加德滿都前往第二大城市博卡拉。全程不過二百公里，居然行車逾九小時。更奇怪的是「國多」制卡，進出加德滿都，要經關卡檢查，進入博卡拉，又是再檢查。還要再次填表，令遊客不勝其煩。尼泊爾與印度一樣，視牛隻為聖牛，但尼泊爾似乎有別於印度。黃牛不可吃，水牛卻可以「嬌生慣養」，水牛卻要承擔犁田的勞動任務，還要讓人把牠吃掉。同是牛隻，不公竟至於此！

天言知玄

楊天命 「離」為「火」，但當時礙於篇幅有限，未能詳述。從文字學角度，若把「火」的古文字以九十度旋轉，則呈現「離」卦在掛圖當中的符號；同樣的道理，若把「坎」字的古文字以九十度旋轉，會呈現「坎」卦的符號，因此「水」和「坎」亦緊密相關。

「易」之不易

其實有關易經或玄學的學問，追溯到古文字或其他經學研究，均能得到相關的考證，或者知識互涉。這一類的學問，絕非普通低劣的迷信心理，這亦是玄學與普遍的民間迷信迥然不同的地方。玄學有所推測，且往往與向善、以積德或調節心態的方式，來化解可能面對的危機。因此，天命往往對一些低劣且害人害己的迷信十分反感。

更有一個狗糧，狗也許又是他們供奉的聖獸。到了狗節，不僅供應狗糧，還要給狗隻戴上花環和飾物。尼泊爾原是一個與世無爭的山區小國，但十五年前卻發生一場震驚世界的「宮廷政變」。當年王儲突然開槍打死國王比蘭德拉及皇后等多名王室人員，然後閉關自殺，其原因至今仍是個謎團。尼泊爾雖是一個古老國家，但竟曾一度由尼泊爾共產黨執政。後來黨分裂，至今已經式微。

二塊九，無形財產是有形財產的二十九倍。我接手《明報月刊》時，曾問金庸關於《明報月刊》的定位。他說是給《明報》企業穿一件名牌西裝，意喻《明報月刊》是知識性刊物，給《明報》企業做文化包裝。在金庸的經營下，早年據說《明報》每年有豐厚的利潤。

金庸與十八般武藝

金庸從一九五五年寫第一部小說《書劍恩仇錄》，到一九七二年九月寫完《鹿鼎記》，前後共用了十七年時間。自一九七零年起，他對自己的武俠小說又陸續作了三次修訂，直到二零零二年才竣工，可見其認真嚴謹的態度。

金庸說，他寫武俠小說就是為了「自娛娛人」，因而其作品都具有強烈的娛樂性。這種娛樂性源自小說情節曲折離奇、變化無窮，讀者因急欲知道以後的發展，一拿上手，便愛不釋手，可見其吸引力。中國四大古典名著開始時也是流行小說，後來才成為經典。我相信金庸有幾部作品如《神鵰俠侶》、《天龍八部》、《鹿鼎記》、《笑傲江湖》、《射鵰英雄傳》、《倚天屠龍記》、《雪山飛狐》、《神鵰俠侶》寫情愛的極致；而《鹿鼎記》的韋小寶集人性正負面的大全，與魯迅筆下的阿Q有異曲同工之妙。

經營方面的過人之處。許多人都知道金庸是成功的作家，但不知道他很有文化包裝。金庸和我說過，文化是無形財產，比有形財產的價值更高。他舉例說，當年《明報》上市時，資產只有北角大廈，股價才值一毛錢，但《明報》一上市，因《明報》的文化品牌，股價立刻漲到

「離」為「火」，但當時礙於篇幅有限，未能詳述。從文字學角度，若把「火」的古文字以九十度旋轉，則呈現「離」卦在掛圖當中的符號；同樣的道理，若把「坎」字的古文字以九十度旋轉，會呈現「坎」卦的符號，因此「水」和「坎」亦緊密相關。

你好，食堂

周末，經常有朋友回到大學校園閒逛。晴兒和老公結婚一年了，每次回母校，都要去學校的食堂吃米線。「上學時，覺得食堂的菜超級難吃，不知怎麼，畢業後老是懷念食堂的味道。分足、量大，還便宜。」她說道。「其實，吃的是那種氛圍吧。」我笑着說。聽她說，系裡有個女生，大一時每晚上下了晚自習，都會去食堂吃番茄麵條。晚上食堂人比較少，此事傳開，不少同學圍觀：「這麼吃法，不怕長肉嗎？」或許她太有個性了，心寬體胖的類型。後來有個工科的男生對她展開猛烈攻勢，兩人牽手走在一起。食堂的番茄麵條，成就了一對眷侶，真是功德無量。

就什麼，那是多麼幸福的事情啊！有一段時間，母親在學校公寓工作，每天中午放學後我都去學校找她，一起去食堂吃飯，吃完後再回家。在公寓樓下等着母親，廣播站裡傳來悅耳的聲音，播放完要開，會放一些好聽的流行歌曲，我常常聽得入了迷。和母親從食堂吃飯出來，她在前面走，我在後面，磨磨蹭蹭，只為多聽一會兒歌。路過操場，有時會打一會兒籃球，駕馭不了「三步上籃」，卻能練練手、投投球，投中過很多次呢。渾身汗涔涔的，迎着薄薄的陽光回家。那樣的時光，簡單，快樂，猶如一小塊方糖投在水中，瞬間，融化了。

「精神會餐」的方法，像小說《芙蓉鎮》中所描述的場景：「人們的智慧就來填補物質的空白。人們就來互相回憶，講述自己哪年哪月，何處何家所吃過的一頓最為豐盛的酒席，整雞整魚、欄子肉、夾得筷子都要彎下去的四兩一塊的扣肉、粉蒸肉、回鍋肉等等。當然山裡人最喜歡的還是落雪天吃肥肉……」



食堂充滿了不少人的故事。 網上圖片

我對食堂也有着特殊的感情。我生在一所大學的職工大院，可以說是吃着食堂的饅頭和包子長大的。記得小時候，每到午飯、晚飯時間，食堂的師傅便準點推著車來大院賣饅頭。我和鄰居小夥伴，遵照父母指令，拎着用毛巾縫製的饅頭兜，拿着大人給的飯票，去前排樓的楊樹下買饅頭。小孩子嘖嘖喳喳，打打鬧鬧，賣饅頭的師傅卻一點也不嫌煩，面上堆滿笑容，混熟了還常常逗我們耍鬧。買完饅頭，不急着回家，邊走邊玩，撿幾片樹葉，做個老根棍，拔老根棍兒。牆角旮旯裡，雨後會有小蝸牛，那也是我們的寶貝。有時候，肚子咕咕叫，不顧乾不乾淨，舉着饅頭就津津有味地啃起來，又甜又好吃，等回到家後，差不多快吃飽了。大人一頓訓斥：「不講衛生，會生病的！」

鍾鎮濤與范姜今日的一切得來不易，兩人甘苦與共，風雨同舟。阿B在人生低谷邂逅范姜，當時她婚姻破裂，經濟破產，傍徨、落莫、頹喪，范姜不顧一切，不計較名分，對他不離不棄。

有個男人在街上哭 曾經有一個冬天，在旅途上生病了。獨自客走他鄉，又落着雨，一路泥濘。傍晚的時候，投宿在鎮上一間小客棧裡。卸卸背包，倒在床鋪上正想着昏昏一場。年過花甲的店主，這時候隔着窗戶說：「小伙子還沒吃飽吧，起來，先去吃點吃的。」

勞永樂的疫苗論 香港在二零零九年才引入肺炎針，屬於新類型的疫苗。有一讀者曾告知，自問沒做什麼資料搜集，全部疫苗也打了，但沒有打肺炎針和水痘針，因為覺得新針的後遺症報告未出來，且感覺上藥廠都為新病巧立名目，肆意賺錢。我們聽後覺得十分慚愧，我們第一胎同樣沒做任何資料搜集，但竟然對新針毫無戒心，作為父母實在「失職」。

勞永樂一向不迴避，把醫藥勾結掛在口邊，甚至對傳媒也不放過：「嚴禁編採人員收受藥商及醫界任何利益，否則醫藥勾結便擴大為醫藥媒體勾結，市民不僅荷包受損，且有性命之虞。」

雙手自然地背在後面的店主，看我跟在身後，什麼也沒說，先拐到了街角的一間藥舖裡。昏黃暗淡的舖子裡，簡陋卻整潔。一個戴着木框眼鏡的瘦長中年男子，站在擺滿了各種藥物的櫃檯後面。

百家廊 鍾倩